

● 中国古典小说文库

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

# 九尾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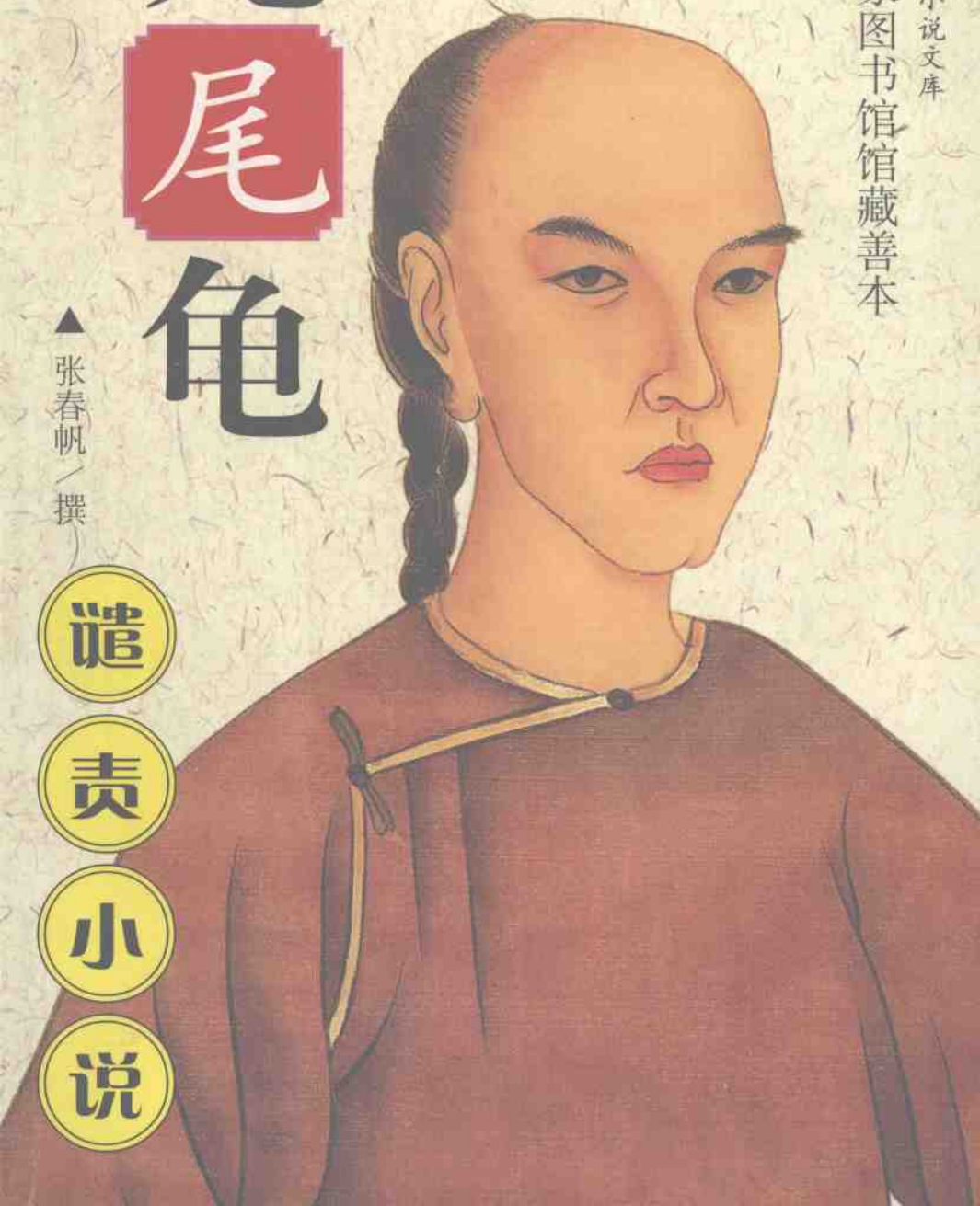
▲ 张春帆 / 撰

谴责

小说

小

说



I242.47

2

(2)



轻院图 0636598

九



尾  
龟



〔下卷〕

▲ 张春帆 / 撰



## 第八十六回

### 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

却说祁观察被章秋谷撞了一跤，撞得昏头搭脑的，一时哪里爬得起来。直至章秋谷抢步过去，把他扶起，祁观察定了一定神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认得是章秋谷，知道自己方才跌这一跤，是章秋谷把他撞倒的。不觉心中大怒，待要发作几句，却又觉得脊梁上的几根骨头，一根根都像跌折了的一般，痛不可当，痛得他弯着个腰，嘴里头哼哼的，哼成一片；更兼章秋谷陪着笑脸再三认错，只说方才实在没有留心，把尊驾撞了一跤，不知跌痛了哪里没有。说着，又连连的自己说道：“实在荒唐得很，实在荒唐得很！”祁观察见了章秋谷这样的陪着小心，一时发作不出，更兼背上实在痛得厉害，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恶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。秋谷假意在祁观察背上抚摩几下，口中说道：“可是跌痛了背么？这都是晚生不好，老先生千万不要生气！”祁观察被他灌了一大饱的米汤，有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熬着痛，勉强说道：“多承老哥费心，幸而还没有跌伤致命的所在，大约还不要紧。章秋谷听了，几乎要笑出来，连忙别转了脸，对着祁观察拱一拱手，道：“得罪得罪，晚生先走一步。”说着，便头也不回的一直走了回去。

祁观察吃了这个苦头，明知章秋谷是有意撞倒他的，面子上却讲不出来，见章秋谷走得远了，方才一步一步挨了进来，气喘吁吁的，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；张开了口说不出话来。祁侍郎和经伯成、康长龄见了祁观察这般模样，大家都吃了一惊，问他为什么事儿。祁观察坐着喘了一回，方才把章秋谷把他撞了一跤的事情和祁

侍郎等说了，又道：“这个小畜生，十分可恶！无缘无故的，平空把我撞这一跤。究竟我和他虽然认得，向来又没有什么冤仇，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情？”两个走狗正在恨着章秋谷无故把他们骂了一顿，想要翻他的本出口气儿，便也把方才的事情和祁观察说了一遍，道：“照这样的看起来，他竟是为着王钱氏的事儿出来打抱不平的，所以今天跑到这里来，先把晚生们骂了一顿，又有意撞了八大人一跤。像这样的混帐东西，不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他也不知道八大人的厉害！”祁观察听了，连连点头。自此以后，祁观察和经、康两个人把个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齿，好似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一般，便千方百计的想要借着别的事儿陷害章秋谷。无奈章秋谷素来安分，又是个有名的旧家，哪里想得出陷害他的法儿。依着祁观察的意思，还要叫祁侍郎不要出这五百银子；幸而祁侍郎究竟做人明白，不肯听他的话儿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时，又有些静极思动起来。刚刚这个时候，贡春树在苏州写了一封信来，要请他到苏州去，说有房屋的事情和他商议。章秋谷见了这封来信，心中大喜，便拿着这封信给太夫人看了一眼，说有个朋友请他到苏州去。太夫人看了，觉得心上有些不愿意，便问着秋谷道：“如今已经差不多将要过年，大大小小的家总有些儿事情要料理料理，难道你要在外面过年不成？”秋谷见太夫人的意思有些不以为然，便慌忙解说道：“就是到苏州去上一趟，也不过几天的工夫，自然要回家过年的。”太夫人听了，也不说什么。秋谷又把贡春树和自己的交情怎样怎样的要好、贡春树看待自己又怎样怎样的真诚；如今他特地写信相招，一定有什么正事，常熟到苏州又只有八九十里路程，若一定不去，恐怕他心上见怪。几句话，把太夫人心上说得活动起来，便点头应允，只叮嘱他早些回来。秋谷大喜，走到自己房中便叫他夫人张氏和他收拾行李。他夫人听得秋谷又要出门，心上未免有些不高兴，却又不好怎样的拦他，只得把秋谷的衣服行李一古脑儿收拾得停停当当。秋谷叫家

人押着行李先上轮船，自己高高兴兴的别了太夫人，坐着轿子，出城上船。

常熟到苏州的轮船，本来只消半日；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，已经到了阊门。秋谷见轮船已到码头，便自己先跳上岸去。寻着了贡春树，旧友相逢，大家自然十分欢喜。秋谷和春树讲了一回闲话，便问他什么房屋的事情；贡春树和他说了。原来贡春树在苏州有几处房屋，都是租给别人的；有一所护龙街的房子租给一个候补人员做公馆，哪知这位候补老爷穷得要死，住了三年工夫，只付了一个月的租钱。贡春树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便自己上门去讨。讨得这位候补老爷急了，便假意对贡春树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今天和你算结就是了。你带了房租折子来没有？”贡春树道：“房租折子自然带来的”说着掏出折子来，交给这位候补老爷拿了进去。贡春树在外面等不多时，只见这位候补老爷怒气匆匆的走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的房租都是按月给付的，不欠你们一个钱，怎么你无缘无效的来讨起三年的房租来？这不是个笑话么！”贡春树听了，摸不着一些头脑，也大声说道：“怎么怎么，我这所房屋自从租给你们府上以来，除了收过一个月房租之外，一个大钱也没有见你付过，怎么这会儿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不信，只看这房租折子就是了。”那位候补老爷听了，一声冷笑，把一个折子一直送到贡春树的面前，道：“你看你看，折子书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你还是这般说法？”贡春树听了，心上十分诧异，便接过折子来看时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只见这个折子果然写得明明白白的：某时付房租若干，某时付房租若干；一个折子上写得满满的，刚刚付到本年本月为止。照着这个折子看起来，果然一个大钱也不欠。贡春树见了，心上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大意，上了他的当，却也料不到世界之上还会有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要想和他们争论几句，料想无凭无据的事，也争不出什么来，倒不觉哈哈的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一时冒失，上了你们的当，如今也不必去说它。但是你们府上既然困乏到这般田地，只该和我好好的商量，我也不

见得不肯，为什么要做出这般的张智来？”说着，也不去和他们争论，一路哈哈的笑着出来。回到自己寓所，要想一个对付他的法儿，一时竟想不出来。忽然想着章秋谷现在常熟，何不写封信去，请他到来，一则借此和他畅叙一番，二则也好叫他出个主意。

当下贡春树把这件事儿和章秋谷说了，要他想个法儿。秋谷呖了他一口道：“这样的小事情，也要来劳动起我来！”正说着，忽然春树的家人走进来回道：“护龙街的韩老爷现在已经委了浏河厘局总办，不日就要到差了。”秋谷听了，便对春树道：“恰好他委了厘差，他的房租可以去向他索取了。”春树拍着手道：“你不要说得这般容易！收房租是要凭着房租折子的，如今我的房租折子被他这样的一来，哪里还好去向他要钱？”秋谷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笨到这般田地！难道除了死法，没有活法的么？”春树笑道：“你不要张口就骂，我且请问你：这个活法是怎么一个法儿？”秋谷道：“像这样的人，也不是有心要赖你的钱，无非到那实在没有法儿的时候，只得老着脸皮和你混赖，究竟并不是他的本心。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，料想不至于要赖这一笔钱。但是以前既然有了这样的一层情节，你若要彰明较著的问他追讨房租，恐怕他老羞成怒，脸上不好意思。你只要核计一下，三年的房租统计若干，写封信去，问他借一笔钱，不必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叫他心上自家明白，又彼此不伤和气。你道我这个主意何如？”贡春树想了一想，点头微笑道：“主意呢，果然不错。只是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落一个问他借钱的名气呢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只怪你自家不好，一时上了人家的圈套。到了如今，还有什么法儿？你可晓得，如今世界上的事情，只要有钱，怕什么名气不名气！人家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借钱，借不到的还多得很呢！”贡春树听了，点头称是。便当时提起笔来，写了一张条子，加上了一封套，叫自己的家人送去。隔了一天，果然这位韩老爷叫个家人送了一封回信来，里头装着一张四百块钱的瑞昌庄票，并把贡春树的原信附回。贡春树核计起来，每月十块钱的房租，三年的房

租合起来三百几十块钱，他却送了四百块钱过来，算起来还多几十块钱。春树便和秋谷商量，买了些官送他，又送了他一桌官席，这且不必提他。

只说章秋谷在苏州住了一天，便想到上海去看陈文仙。春树苦苦的留他再住一天，秋谷起先不肯，还是春树和他说道：“这里庙堂巷有一个私货，生得曼丽非常，名字叫做阿娟，年纪止得十九岁。那一双眼睛更生得十分秀媚，真个是回眸一笑百媚横生，直是那勾魂摄魄的兵符、拨雨撩云的照会。你既然来此，不可不去赏鉴一番。”秋谷听了贡春树说得这般好法，心上未免有些不信，便一口答应下来，要看看这个阿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当下章秋谷在贡春树那里吃过了午膳，猛然想起那位方小松来，便一个人走到小松家里头去，指望要和小松两个人畅叙一番。哪知半个月之前，两广总督李制军把他聘请去了。秋谷不觉惘然，只得回过身来，到抚台衙门里头去看几位亲戚。原来秋谷有两位亲戚，都是太公史，一个姓曾，叫做曾祖述，一个姓邓，叫做邓振邦，现在都在江苏巡抚幕府里头管理折奏事件。两个人见章秋谷来了，大家谈了一回，就把秋谷留住住在衙门里头，吃了一顿夜膳。这一来，有分教：

韦郎未老，香留白袷之衣；

倩女多情，春满流苏之帐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七回

###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

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，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，便苦苦的辞了出来；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

章秋谷大踏步的走将出来，出了抚署头门，恨不得一步跨到贡春树寓所，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，到了道前街，想抄着小路走近些，便回过头来，抄入南面一条巷内。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，路上十分黑暗，章秋谷心中性急，便不顾好走不好走，低着头放开脚步，飞一般的向前直冲。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，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，章秋谷抬起头来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，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。那马把头一昂，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章秋谷躲避不及、退让不来；这个骑马的人，一时收勒不住，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，腾云驾雾一般向前跑去，哪里收得住！眼看着十分危险，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好个章秋谷，真是忙者不会、会者不忙，把身体往后一仰，伸出右手来，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，轻轻的一个转身，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首，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凝，那马便停住四蹄，屹然不动。秋谷睁开眼看那马上的人时，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，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，面上显着一副油滑样儿。秋谷伸过左手，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，这个少年身体一歪，坐不住鞍鞴，扑的跌下马来。

秋谷正要骂他几句，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，低低的叫一声好。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生、娇滴滴



的声音，好似那乳燕呢喃、春莺宛转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闪过眼光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，恰好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灯闪闪烁烁的照着，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，朱唇半启，香辅微开，眼波莹莹的，正对着秋谷细看。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，不瘦不肥的态度，云鬓宝髻，皓腕纤腰，润脸呈花，圆姿替月。比赵家之飞燕，宜喜宜嗔；方洛浦之灵妃，倾城倾国。掩着半个脸儿，立在门内，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。章秋谷不看犹可，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，觉得眼光一闪，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，闪闪烁烁的，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，一时间，章秋谷的眼睛里头，好像有千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。登时一个心七上八下的，在腔子里头乱跳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，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都不知化到哪里去了，只得勉强定一定神，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：“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，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！马项上又不带响铃，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，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？今天幸而遇见了我，没有受伤；要是撞着了别人，哪里有这般急智！闹了人命出来，你又怎么样呢？”

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，一双眼睛却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。那女子见了，知道秋谷已经有意，对着章秋谷低鬟一笑，飞了秋谷一个眼风，却故意别转头去，举起一双纤手，把头上这云鬓慢慢的整理一番。这个时候章秋谷心中的快活，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出来。只觉得心花怒开，心窝奇痒，浑身的四肢百体无一处不畅快，四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孔不熨贴，比那寒士登科、穷人暴富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，哪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！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，也觉得十分好笑，便对着章秋谷说道：“我的马上虽然没有响铃，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。我们两下都有不是，也不必再去提他。”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，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掀了一跤，心上好生不服，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；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、手脚玲珑，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，便也不

敢去惹他。说了这几句话儿，便不问情由，腾身上马，把缰绳一拎，这马放开四蹄向前便走，口中高声说道：“得罪得罪！我要先走了，今天这一撞倒，便宜了你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！”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，也不知道这个骑马的人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儿，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。两下眉来眼去，卖弄风情，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，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儿，方才抬起头来看时，听得马蹄得得，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大段路。

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，只见那门内的女子也用手帕掩着樱唇，对着他嫣然巧笑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知道大事将成，心上要想一个和他说话的法儿，却一时想不出来。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瓠犀微露，媚眼横斜，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。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，竟大踏步走进门来，对着那女子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一声，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，给那马平空的一冲，不知落到哪里去了，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？”说着，便抢步过去，深深的一恭到地。那女子也不回礼，只微微一笑，背转脸去，红上桃腮，春生宝靥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只顾请便就是了。”那丫鬟在背后插口说道：“倒客气得很！”那女子举起手来，轻轻的打了丫鬟一下，道：“不许多说。”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，便故意蹲下身去，两手在地上乱摸，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接过来，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。章秋谷趁势撩起他的裙来，把一只左手在他脚上碰了一下。那女子格的一笑，口中说道：“在这个地方规矩些儿，不要这般罗唆。”秋谷也笑道：“在这个地方规矩些，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？”

那女子听了，一言不发，瞪了秋谷一个白眼，回转身来，往里便走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色胆如天，竟是不分好歹跟在那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。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后面，却头也不回，带着丫鬟一直的走进去。章秋谷跟进门内，仔细看时，原来不是大门，好像个人家后门的样儿。那女子放轻了脚步，走过一层院子，转了一个弯，便是一个扶梯。一女子走上扶梯，秋谷大着胆子，

也跟上去。到了楼上，章秋谷举目看时，见是一幢三间的屋子，上首一间，垂着门帘。那女子掀开门帘，走了进去。章秋谷也走进来，又是深深的一躬。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，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低着头还了个万福，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。秋谷到了房内，先看屋内的样儿，只见一张楠木大床朝外摆着，不多的几张桌椅，疏疏落落的排着，梳妆台上却排着几部小书，笔砚瓶花，位置得十分清楚，上首一带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，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，上面还摆着两盆梅花，疏影横斜，暗香骀荡，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，名花倾国，相映生辉。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，觉得一个身体有些虚飘飘的样儿，如入天台，如登仙府。便不分好歹，走过去，拉了他的纤手，拉他立起身来，向灯下并肩立着，再从头至脚的看时，只见他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，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，穿一件蜜色皮袄，衬一条元缎长裙，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，一捻凌波，纤不容握，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，美丽非常，丰神绝世，真个说不尽的千般婀娜，写不出这万种风流。

章秋谷见他羞怯怯的低着头，不肯开口，便先问他的名姓，方才知他姓楚，小字叫做芳兰。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，朝他又打一恭，道：“我章秋谷的一双眼睛阅人多矣，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珠玉！”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他，便回眸一笑，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：“你不要只管打恭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，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。”秋谷紧紧的一把挽住了他的手，觉得兜罗一握，人手如绵，口中还对他说道：“别人叫我痴子，我一定的不答应；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，我也很高兴的，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，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直望着楼下直走进来。章秋谷吃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，有意诱他进去的，便推开了芳兰的手，揎拳掬袖的相要打下楼来。芳兰一把把他拉住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不用着急，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。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，你只坐在这里不要声张就

是了。”秋谷听了他的话儿，便悄没声的坐在那里，不敢开口，心上却还很有些儿疑惑。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，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，却没有一个人上来。只听得有人说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，给老爷预备点心。”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，又听得有个人叫“来来”的声音，又有几个人答应“啞啞”的声音。闹了一回，渐渐没有声息，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，暗想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，所以有这般势派。但是他女儿为什么又是这样呢？想着，便问着芳兰道：“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？”芳兰一点头。秋谷道：“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？想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。”

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，芳兰早忽地变了脸儿，烦恼起来，一霎时粉面生红，蛾眉紧蹙，对着秋谷把手摇了几摇，默然不语，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。秋谷见了他这般模样，便也不好再去问他，两个人默然相对。秋谷又放出眼力，细细的注视他的面庞，只见他虽然皓齿明眸，雪肤花貌，却眉目之间明显着一段牢骚，十分幽怨，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暗想方才问起他父亲是什么功名，便登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，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；等会儿待我来把他好好的盘问一番，看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想到这个地方，觉得芳兰这般模样，很有些儿可怜，更兼见他含情带恨，脉脉无言，眼眶中嚼着两行珠泪，好似那风欺杨柳，雨打芙蓉，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。正是：三生慧业，一见倾心，刘郎之丰度依然，凤女之深情如许。琛钗暗堕，春融翡翠之衾；宝臂宵慵，香暖珊瑚之枕。有分教：

巫云楚雨，十年小杜之狂；  
玉软香温，一枕高唐之梦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

###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

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，良缘偶会，这一夜的恩情美满，鱼水和谐，海誓山盟，缠绵缱绻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这些故事，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。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，早是红日东开、鸡人报晓，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，便急急的起身。芳兰也不留他，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：“后会有期，前途保重！”说到这里，那声音早有些硬咽起来，咽住了喉咙，说不下去。秋谷见了，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、半生心事，也陪着他凑楚起来，便安慰他道：“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，你不必这样儿！”芳兰也不开口，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。秋谷摸不着头脑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，刚刚五十块，放在芳兰手内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一点儿，算不得什么，你留着赏人用罢。”芳兰一见了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，不知又是怎么样的，平空凄楚起来，眼圈儿红了一红，止不住泪珠滚滚，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，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若把我当个人，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蹋。我这般命苦，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？”说着，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。这一下，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，想着天壤茫茫，置身无地，青衫落拓，红粉飘零，扬意不逢，知音难得，才名画饼，忧患如山，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。

停了一回，芳兰含着一汪珠泪，把那一张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，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还是走罢，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，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。”秋谷听了，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，又

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：“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，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，你咬定牙齿，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？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，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，你有什么心事、什么话儿，何不讲出来，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，也未可知。不是我自家夸口，我章秋谷一身侠骨，万斛奇才，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也要和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！”芳兰听了，叹一口气道：“多谢你的盛情，肯和我这般的出力！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，叫做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；就是和你说了，也没有什么法儿，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。两年以前，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，到了如今，也是无从说起的了。”说着，只见他把牙关一咬，毅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：“你去罢，我不留你了！”

秋谷为了芳兰的一番说话，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，迸着许多的血泪，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，知道他自家心上，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。想着他不肯要钱，又不便勉强他，要想送他一个戒指罢，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。想了一想，便从意旁取出一个金表来，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练，递在芳兰手内，道：“你好好的收着，算个我们的纪念罢！”芳兰看也不看，口中说道：“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，我尚且不收，如今又送起金表来，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？难道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信人，只晓得问你要钱不成！”这几句话，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，只得转口说道：“这是我错了，这是我错了。如今依你的意思，便怎么样呢？”芳兰听了，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，放在自家袖内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，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，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，叮嘱他不要送给别人。秋谷见了，只得在表练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。放在芳兰手内，芳兰方才受了，又催着秋谷快走。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，没办法，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。芳兰握着秋谷的手。送到扶梯旁，道：“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。我们两个人要好一场，我只有

一句话儿相劝：你是个读书人，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，千万不要出去做官；就是连粥都没得吃，情愿在家里头饿死，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。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，务必把我这句话儿到处劝人，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，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……”说到这个地方，说了半句，再也说不下去，眼中又流下泪来。秋谷看了，实在代他凄惨，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他，见那丫鬟立在旁边，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，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他，口中说道：“昨天辛苦你了，你拿去买些花戴罢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内的丝巾和芳兰揩拭泪痕。芳兰珠泪纵横，玉容惨淡，停了一回，方才长叹一声道：“咳，苦呀！”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、衡阳孤雁，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，不由的又落下泪来。芳兰一言不发，放开了秋谷的手，把手指着扶梯，叫他下去。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。那丫鬟在前领路，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。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，那丫鬟便自掩门而去。

章秋谷走到街上，回过头来看时，楼阁依然，玉容深掩，倾城何处，梦境都非，心上觉得十分怅惘。低着头往前走，走了几步，又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，也隔得不多几步。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，写着楚公馆的几个字儿，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。秋谷见了，把舌头一吐，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，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。

贡春树刚刚起来，洗脸漱口。见了章秋谷，便嚷道：“你昨天晚上往哪里去了一夜？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。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，等你一个人。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秋谷听了，微微的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很。你且不要乱嚷，等一回儿和你慢慢说。”贡春树听了，走近身来，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，笑道：“我看你的样儿，一脸的不尴尬，既带着一团高兴，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，吃了败仗回来了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不要这般混说，难道我也像你，常常

的打汇票不成？”春树听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晓得秋谷讲的是那一路的话儿，一时顿住了口，说不出什么来，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。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，只笑得拍手打脚的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？”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打汇票，只得也笑道：“今天我算输了你，且把这打汇票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。”秋谷哈哈的笑道：“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，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，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！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。”春树听了，不觉脸上红了一红，道：“这句话儿是从哪里来的？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？”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，口中说道：“岂敢！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，难道是我说谎的不成？”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，一听了这句话，脸上越发的红起来，把秋谷呸了一口，道：“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！”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，不由哈哈太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不用这等疑心。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，却是我和他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。我和你这样的交情，决不剪你的边。方才你自己说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，如今我不过回敬了你几句，你就要急到这个样儿。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，不许我和你取笑的不成？”

贡春树听了，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，对着章秋谷说道：“算了，不用说了，就算我说不过你，怕了你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你本来说我不过，为什么要就算？”春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一个字眼儿都不肯将就些儿吃一点亏，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？”秋谷道：“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，没有什么说的。”春树道：“优胜也罢，劣败也罢，你且把昨天晚上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！”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，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。贡春树方才明白道：“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。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，罚你的无故爽约，你道如何？”秋谷道：“罚我吃台把酒算不得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。”说着，便把自己如何的心



中疑惑、如何的盘问他、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，临走的时候，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，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，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。又道：“看他的丰姿体态，绝没有一丝一毫轻贱的样儿。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没奈何方才把他逼到这般田地。但是，既然如此，要和我再图相会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听他的口气，又像有什么阻碍的一般？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，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？你和我想一想，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缘故？”贡春树听了，心上也觉得很诧异。大家猜想了一回，终久猜想不出来，便也只得由他。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，一时撒不下来，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，很有些儿闷闷不乐，连午饭都不高兴吃，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。

到了晚上，依着秋谷的意思，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他，希冀他和昨天一样的出来。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，再三的不肯，硬拉着他往庙堂巷阿娟家里来。秋谷一面走着，一面口中说道：“这个地方，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，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？”春树道：“苏州地方，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，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，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很呢。”说着，已经走到一家门首。看看大门上，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，上面写着“余杭马公馆”的几个字儿。贡春树便当先走进，秋谷和着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。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，便是三间上房。春树不分好歹，领着众人直闯进去。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一见一个人，春树高声叫道：“客人来了，怎么人都没有？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！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，早听得房后莺声啾啾，转出一个丽人。正是：

春风无恙，可怜白纻之歌；  
旧雨不来，辜负蓝桥之约。

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，下文交代。